

居于“中间世界”的画家

——保罗·克利艺术理念浅析

郑伊可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 本文聚焦于保罗·克利的“中间世界”概念，从三个维度解析其艺术观点。首先，在生命维度上，克利将创作定位于存在的边缘，声称自己与“尚未出生者”和“死者”同在，以此探究生命核心的奥秘。其次，在可视化维度中，他探索“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赋予线条与色彩以生命，揭示潜藏于表象之下的内在本质。最后，在文明维度上，克利通过融入原始艺术、儿童艺术与狂人艺术的元素，搭建起“边缘人”与“正常人”之间的桥梁，展现艺术与人性中非理性特质的融合。文中援引吉尔·德勒兹等哲学家的观点，强调真正的创造与转化均发生于这一动态的“中间”空间。

关键词： 保罗·克利；中间世界；吉尔·德勒兹

The Painter Living in the "Middle World" -- A Brief Analysis of Paul Klee's Artistic Concept

Zheng Yike

School of Fine Art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The article centers on Paul Klee's concept of the "Middle World" and analyzes his artistic viewpoint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First, in the vitality dimension, Klee positions his work on the fringes of existence, claiming an affinity with both the "unborn" and the "deceased," thereby probing the mysteries at the core of life. Second, in the visualization dimension, he explore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imbuing lines and colors with life to reveal the inner essence hidden beneath appearances. Finally, in the marginalization dimension, Klee incorporates elements from primitive art, children's art, and outsider art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marginalized" and the "normative," demonstrating the fusion of art with the irrational facets of the human spirit. The article also references philosophers such as Gilles Deleuze, emphasizing that tru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ccur within this dynamic "in-between" space.

Keywords： Paul · Klee; middle world; Gilles · Deleuze

瑞士画家保罗·克利以其独特的画风和对形式研究的贡献，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保罗·克利在1920—1930年间任教于德国包豪斯学院，深入研究了形式构成要素。他的画作看似童真与幽默，背后却隐藏着他个人深邃的洞察力和哲思，因此受到了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的青睐，瓦尔特·本雅明在其中看到了“进步的力量”，吉尔·德勒兹在其中看到了艺术的“生成”，梅洛·庞蒂在其中看到了艺术的“深度”。^[1] 探究保罗·克利一生的艺术创作，可以看到他致力于用画笔在内在与外在、可见与不可见、理性与感性之间搭建桥梁，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之间创造出了一种“中间世界”。吉尔·德勒兹在讨论保罗·克利的作品时引入了“中间性”的概念，他认为，真正的变化、创造和生成都发生在“中间”这个地带。^[2] 这个地带不是固定的、静态的，而是流动的、动态的，它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在这其中的事物可以自由地展现其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受限于任何既定的框架或规则。而居于“中间世界”正是保罗·克利作品复杂多变和难以理解的原因。本文将从“中间世界”出发，浅析保罗·克利的艺术理念：在生命维度上，保罗·克利的创作核心居于“尚未出生者”与“死者”之间；在视觉的维度上，保罗·克利的创作目的居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在文明的维度上，保罗·克利的创作灵感源泉居于“边缘人”与“正常人”之间。

一、生命化：居于“尚未出生者”与“死者”中间

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在这个世界上，我根本无法被理解。因为我与死者，或是与尚未出生的人同在。比常人更接近创作的核心，但却仍然不够接近。”^[3] 这段话后来被他的儿子刻在了克利的

保罗·克利在1920年首次个展的特刊《亚拉拉特》中留下了

作者简介：郑伊可（1999-），女，汉族，广东珠海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美术教育。

墓碑上，成为了概括这位艺术家一生创作精神的至理名言。对于克利来说，艺术创作的核心恰恰存在于这“尚未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神秘领域。这个领域可以被理解为那些游离在宇宙混沌中的“生命”，而克利毕生致力于通过绘画的方式，将这个被遮蔽的核心展现出来。在克利的艺术世界中，线条作为构成画面的基本形式要素，逐渐被赋予了独特的“生命力”。在他早期的艺术探索中，线条从传统透视法中依附于形象轮廓的角色，逐渐演变成具有精神性的独立存在。克利提出了“散步的线条”这一革命性的概念，这在艺术史上是首次明确提出将线条进行生命化和精神化的构思。^[4]这一理念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已初见端倪，比如1903年的《树上的处女》，这幅“发明”系列版画中，受到戈雅和凡·高的影响，克利使用了变形的“哥特式”线条来勾勒物体轮廓。这些线条不仅蕴含了作者的讽喻精神，更是克利对线条精神性探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克利的艺术实验并未止步于此。在同一时期，他开始尝试让线条摆脱纯粹的装饰性，赋予其不再依附于透视法的独立性。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一系列有趣的绘画实验，比如用“一笔画”的方式，不断尝试将裸露的人体精简地勾勒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克利试图将三维空间压缩到二维平面上，同时避免使用传统的缩小深度法来处理人体的双手与双腿。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为他后来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5]1914年，克利与好友马尔克等人前往北非突尼斯旅行，在这之后，克利解锁了色彩绘画的新维度，还似乎暂时取消了线条作为形象轮廓的界限。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线条一度在画面中消失了。以1917年的《蓝色风景》为例，画面中由众多几何形状的色块组成了一组建筑群，红色、白色和褐色的色块在蓝色的底色上若隐若现，呈现出一个被笼罩在蓝色氛围下的宁静村庄。这种表现方式展现了克利对色彩和形状的全新理解。

在克利于包豪斯任教期间，克利着重研究事物的运动本质，他的教学笔记中充满了对线条不同形态与组合的探索。^[6]这些探索在视觉上呈现出了想象层面上事物的各种运动形态。这种对运动的关注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在1920年的《黑魔术师》中，克利用长方形的手指和梯形的手臂，通过半圆的拼接，创造出了一个类似木偶的身体。一些小的悬浮的梯形和半圆则组成了木偶的面孔。在这幅作品中，克利仿佛化身为一个魔术木偶师，操纵着这些几何形状，赋予它们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克利在这一阶段将自己视为“魔术师”，并将工作室称为“魔术师的工作坊”，这种自我定位充分体现了他对艺术创作的独特理解。1923年的《走钢丝的人》中，画面被晕染上一层若隐若现的底色，而由于克利独特的转移油画技法，线条得以与水彩底色清晰区分，同时又呈现出斑驳的痕迹，给人一种混沌晦暗的感觉。然而，就是在这片看似混沌的背景中，克利的线条搭建出了一个充满节奏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些仿佛被魔法赋予了生命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些形象处于具象与抽象之间，仿佛在一个迷你却又空旷深邃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滑稽的戏剧。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充分展现了克利对于“中间世界”的探索。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克利在画中创造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他试图使画中的每一个

形象都获得“生命”。画中的线条不再是单纯的视觉元素，而是被赋予了“意识”。牵着这些线条“散步”的是画家执笔的手，而这些线条已经不再是为了模仿现实或符合透视法而存在的工具，而是画家将其所思所觉直接显现出来的痕迹。克利的线条所拥有的生命力源泉来源于他所称的“尚未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中间世界”。这个世界是被画家创造出来的，它既不附属于现实的外在世界，又不仅仅存在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独立而自由的存在。

二、可视化：探索“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

保罗·克利的艺术创作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再现，而是一次深入探索视觉边界的旅程。他的创作核心在于赋予对象“生命”，而其终极目标则是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将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难以直接感知的事物呈现在观者面前。克利的绘画作品巧妙地游走于具象与抽象之间，不仅致力于描绘现实世界的表象，更注重揭示潜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层真理和复杂情感。通过对自然的细致研究，以及将音乐和诗歌的隐喻融入画作，克利成功地挖掘并展现了那些平常难以捕捉的无形现实。

正如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中强调：“艺术的目标是从混沌中提取感觉的复合体，使其可见。”^[7]克利的艺术创作超越了对可见事物的简单再现，致力于揭示隐藏在现实表象背后的深层真相。在他1929年发表的《创意信条》中，克利明确阐述了他的艺术理念：“艺术不是重现可见之物，而是创造可见之物。”^[8]他强调，相对于浩瀚无垠的宇宙，我们所能直接感知的可见世界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现实片段。因此，艺术家的责任在于通过创作来探索和呈现那些隐藏的潜在现实。克利的这种创作理念旨在引导观者通过艺术进入一个超越常规视觉感知的广阔世界，感受那些平常难以觉察的维度和真相。

克利对自然的深入研究为他揭示隐藏在表象下的生命律动提供了独特视角。他认为，艺术家应该与自然进行深度对话，以此发现并展现自然内部蕴含的生命力。在他的论文《自然研究之路》中，克利这样描述艺术家与自然的关系：“艺术家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既是自然的造物，也是自然空间中的参与者。”^[9]克利对自然生物的生长和变化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并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将这些不可见的生命力呈现出来。例如，在他1915年的作品《埃及之夜，尼森峰》中，克利通过形状和色彩，成功捕捉到了自然内部的隐秘律动。这种对自然的深入观察和富有创意的艺术表现，揭示了自然中那些隐藏的生命力和动态变化，为观者打开了一扇通往自然深层奥秘的窗口。

除了对自然的研究，克利的艺术创作还深受音乐、诗歌和戏剧的影响。从小学习音乐并热爱文学艺术的克利，在他的绘画中巧妙地融入了音乐和诗歌的隐喻，将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呈现在观众面前。在他的“发明系列”版画中，克利运用诗意的隐喻手法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批判，成功地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深层情感通过艺术形式展现出来。在《蜂鸣的机器》《喜剧》和《面具》等作品中，克利借鉴了戏剧和舞蹈的元素，生动地展现了动态的情感张力和深层次的哲学思

考。特别是在1923年的作品《魔力方块》中，克利对画面的音乐性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创造出了一种视觉上仿佛能够“发声”的独特效果，这种艺术语言使得观众能够通过视觉和听觉的结合，深入体验到隐藏在画面背后的丰富情感和思想。

通过对艺术、自然以及音乐和诗歌的独特理解和创新性运用，保罗·克利成功地将那些平常难以觉察的无形事物呈现在画面中。他的创作不仅在形式上独树一帜，更在内容上深入挖掘并探索了隐藏在现实表象背后的深层真相和复杂情感。克利通过他独特的艺术手法，为观者揭示了一个超越常规视觉感知的广阔世界，邀请我们用全新的视角去感受和理解周围的世界，探索人类感知的边界。

三、边缘化：居于“边缘人”与“正常人”中间

保罗·克利的艺术创作始终在不同的边缘领域进行探索，不仅探寻生命与视觉的界限，还如同其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一样，作为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的一员，回归人性的本质——非理性的根源，即动物性。梅洛庞蒂在《知觉的世界》中探讨了这种动物性，指出古典思想家往往将动物、儿童、原始人和疯子等“边缘人”排斥在主流讨论之外，认为只有“完人”才能洞悉真理。然而，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实际上拥有独特的视角，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因此，作为理性个体，我们应当努力去理解和观察这些“异己”，通过反思自身来真正认识到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价值。^[10]克利正是将原始艺术、儿童艺术和狂人艺术的精髓巧妙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使其作品成为连接“边缘人”与“正常人”世界的桥梁。在这个中间地带，克利深入探索了人类精神的本质，并以其独特的视角呈现出令人惊叹的艺术表达。

克利对原始艺术的吸收体现了他对人类最原始、最本真情感的追求。原始艺术以其粗犷而直接的表现方式，揭示了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精神状态。在《恐惧面具》（1932）这幅作品中，克利借用了原始面具艺术的元素，通过夸张的面部特征和不规则的线条，营造出一个充满神秘感和原始力量的世界。这种视觉体验不仅仅是对恐惧情绪的简单呈现，更是对人类内心深处那些未被驯化的原始本能的探索。克利认为，原始艺术中的符号和图案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象征，通过这些元素，他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跨越时间和文化界限的中间世界，将文明社会的外表与人类内心深处的原始冲动联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
- [1] 苏梦熙. 使不可见者可见：保罗·克利艺术研究 [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147.
 - [2] Gilles Deleuze,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p.322.
 - [3] Leopold Zahn, Paul Klee. Leben, Werke, Geist, Potsdam, 1920, p.5.
 - [4] Paul Klee, The Thinking Bre, Lund Humphries, 1964, D.105.
 - [5] 保罗·克利. 克利的日记 [M]. 雨云,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98.
 - [6] 克利, P. Klee. Paul. 克利与他的教学笔记 [M]. 周丹鲤,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9.
 - [7] 吉尔·德勒兹. 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 [M]. 董强, 译.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8] Paul Klee, Notebooks: Volume 1: The Thinking Eve, trans. by Ralph Manheim, Lund Humphries, 1973, p.76.
 - [9] Susanna Partsch. KLEE. Taschen, 2015.
 - [10]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的世界 [M]. 王士盛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39.

儿童艺术对克利创作的影响同样深远而独特。儿童艺术以其直观和纯粹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未经世俗污染的视角和天真无邪的情感。在《新天使》（1920）和《塞内西奥》（1922）等作品中，克利采用了孩童般的稚拙风格和简洁明快的色彩，通过简单的线条和充满童趣的构图，展现出一种纯真的美感。克利作为家庭主夫在家带孩子的经历，使他对儿童艺术有了更加深刻地体会和认同。他认为，儿童的艺术表达是一种直接而真实的表达形式，能够揭示出人类内心深处的纯真与本质。通过对儿童艺术的深入研究和巧妙借鉴，克利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一种对现实世界的独特反思，更深入探讨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本质，为观者打开了一扇通往纯真世界的窗口。

狂人艺术在克利的创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其作品注入了不朽的生命力和表现力。狂人艺术以其不拘一格、极富表现力的手法，大胆挑战了传统艺术的规范与理性，揭示了那些被主流社会压抑的情感和内心的混沌状态。在《恐惧面具》等作品中，克利巧妙运用了狂人艺术中常见的夸张和变形手法，通过充满动感的线条和大胆的色彩运用，成功表达了一种狂野而复杂的情感，展现了人类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矛盾。克利深信，狂人艺术是一种未被文明驯化的真实表达，这种表达形式能够直接触及人类内心的恐惧和复杂情感。通过对狂人艺术的借鉴，克利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创造出一种既充满原始力量又富有深刻情感内涵的艺术表达方式。总之，保罗·克利的艺术创作灵感吸取了处于“边缘人”与“正常人”之间的中间世界。通过对原始艺术、儿童艺术和狂人艺术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克利不仅创造了一种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架起了连接不同文化、时代和心理状态的桥梁。他的作品既反映了他对人类原始文化和本质的深刻洞察，又揭示了他对现代文明和人类精神世界的独特见解。

综上所述，从“中间世界”的视角审视保罗·克利的艺术理念，我们看到他在创作中展现了对生命、视觉转化和边缘群体的独特理解。克利的作品超越了传统二元对立的束缚，通过简洁的形式和深刻的符号语言，将可见与不可见、理性与感性有机融合。在现代艺术史的群星中，克利的光芒不可或缺。克利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艺术理论探索的先驱。尽管他的作品可能不如毕加索和康定斯基那般对艺术界有巨大震撼，但其小而精的画作却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力，更是现代艺术基础语言的重要教材。